

读礼通考

讀禮通考卷第五十

經義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教習庶吉士 大清宣統元年總裁明中總裁徐乾學

喪儀節十三

小祥

儀禮士虞禮記期而小祥

注小祥祭名祥吉也檀弓云歸祥肉○疏自耐以後至十三月小祥故云期而小祥

引檀弓者證小祥是祭故有肉也

曰薦此常事

注祝辭之異者言常者期而祭禮也○疏一期天氣變易孝子思之而祭是其常事故祝

辭異也

敖繼公曰三年之喪至期而凶服或有所除故謂之祥再期而祭祝辭乃曰祥事則此未得正謂之祥也故以小言之自此以下之祭皆於祖廟特祭新死者不復及其皇

祖與耐異

萬斯大曰卒哭耐祭繼三虞而行故日與尸不更筮賓不更宿小祥之去耐大祥之去小祥為日遠矣日也尸也賓也無不筮不宿可知考虞禮記第云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不著二祥之禮此當倣特牲饋食禮為節自筮日筮尸宿賓以至於獻兄弟及私臣內兄弟則小祥之節也自筮日筮尸筮賓以至於賓主黨旅酬交錯則大祥之節也特服用練祥所宜不如特牲禮冠端玄爾

乾學案士虞禮篇末其言大小祥祭但言期

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
事竝不言祭之儀節若何唯前記祔禮有其
他如饋食一語鄭注謂如特牲饋食之事夫
曰饋食則士虞立尸有九飯之文亦饋食也
此所云饋食安知非指士虞之禮而謂必指
特牲之禮乎故賈疏亦疑之唯據專膚折俎
句辨其爲如特牲之禮愚則謂虞爲喪祭卒
哭祔爲吉祭至小祥以後則彌吉矣豈得復
用喪祭之禮乎故不特祔祭如饋食卽練祥
禫之祭亦莫不如饋食其異者唯小祥不旅
酬大祥無無算爵爾欲知大小祥祭之詳者
尚於特牲饋食篇考之

篇見下卷

雜記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眾賓

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眾賓兄弟皆飲之可也

注齊啐皆嘗也齊至齒啐入口○疏主人之啐啐之者謂正祭之後主人獻賓長賓長酢主人主人受賓長酢則齊之也眾賓兄弟皆啐之者亦謂祭末受獻之時啐之以其差輕故也大祥主人啐之者謂受賓酢之時主人啐之也必知此主人之酢非受尸酢者以士虞禮主人主婦獻尸受酢之時皆卒爵虞祭比小祥為重尚卒爵今大祥祭主人受尸之酢何得唯啐之而已故知受賓酢也受尸酢神惠為重雖在喪亦卒爵賓禮為輕受賓之酢但啐之而已知喪祭有受賓酢者鄭注曾子問曰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算爵故知大小祥祭皆為之也

萬斯大曰士虞禮喪祭也尸酢主人主人飲且卒爵練祥吉祭何以反止於啐啐孔疏云此主人啐之啐之謂正祭之後主人獻賓長賓長酢主人時也眾賓兄弟啐之飲之謂祭末受獻時也賓酢止於啐啐而尸酢反卒爵者神惠重賓酢輕也通練祥二祭於特牲禮者不可不知

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

注薦脯醢也吉祭告賓祭薦賓既祭而食之喪祭賓不食○疏侍祭

謂相於喪祭禮者喪禮不主飲食故相者告賓但祭其薦不食之也此亦謂喪之正祭之後主人獻賓之時賓受獻主人設薦賓祭而不食謂練祥祭也其虞祔不獻賓也

方慙曰祭之而不食者哀而不忍故也

喪服小記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經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

注臨事去杖敬

也濯謂既祭器也○疏練謂小祥也喪至小祥男子除首經唯有要經病尚深猶有杖履是未服又變為繩麻將欲小祥前日豫筮日筮尸及視濯器則豫著小祥之服以臨此三事也所以然者此三事悉是為祭祭欲吉故豫服也不言衰與冠者亦同小祥矣有司告具而后去杖者謂殯者變服猶杖今既告三事辨具將欲臨事故孝子便去杖敬賓故也筮日與尸皆有賓來殯當臨事時去杖今告筮古之事已畢則孝子更執杖以拜送賓矣不言視濯者視濯輕而無賓故不言也

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為除喪也注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祭期天道一變哀惻之情益衰衰則宜除不相為也○疏孝子之喪親應歲時之氣歲序改易隨時傷感故一期而為練祭是孝子存親之心故云禮也親終一期天道改變哀情益衰而除說其喪天道當然故云道也為此練祭自為存念其親不為除喪而設兩事雖同一時不相為也故云祭不為除喪也此除喪謂練時除喪也男子除首經女子除要帶與小祥祭同時不相為也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公羊傳云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是也

曾子問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注奠無尸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算爵爾吉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

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注孝公隱公之祖父○疏練小祥祭也旅謂旅酬奠無尸虞不致爵小祥爾吉但得致爵於賓而不得行旅酬之事大祥乃得行旅酬而不得行無算爵之事喪事簡略於禮未備也

致爵小祥爾吉但得致爵於賓而不得行旅酬之事大祥乃得行旅酬而不得行無算爵之事喪事簡略於禮未備也

方慤曰昭公未可爲而爲之於禮爲不及孝公可以爲而不爲於禮爲過猶不及故皆以爲非禮然不及近薄過近厚與其薄也甯厚故於昭公言非禮於孝公曰亦而已

吳澄曰凡吉祭醑尸之後有旅酬旅酬之後有無算爵曾子問凶祭之禮比吉禮減殺若何者不行旅酬孔子謂小祥之祭不行旅酬以此答曾子所問之一事爾鄭注因言小祥以前虞祭及奠之二事又言小祥以後大祥祭之一事所以異於吉禮者四事奠酬於賓謂賓以主人所酬之爵奠置於賓席前而不舉以飲也注所云虞不致爵謂致爵於賓是酬賓之爵非致爵主人主婦者也

穀梁傳文公二年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

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

疏作主在十二月壞廟在三年喪終而傳連言之者此主終入廟入廟卽易檐以事

相繼故連言之非謂作主壞廟同時也或以爲練而作主之時則易檐改塗故此傳云於練壞廟於傳文雖順舊說不然故不從之直記異聞爾

黃幹曰案張子曰耐與遷自是兩事禍者奉新死者之主而告新死者以將遷於此廟也旣告則復新死者之主於寢而祖亦未遷比至於練乃遷其祖入他廟或夾室而遷新死者之主於其廟今案橫渠之說如此鄭注亦然旣因練而遷則必易檐改塗而後遷此疏乃謂壞廟在三年則失之矣但練雖遷主於廟祭訖復反

主於寢

魏了翁讀書雜鈔遷廟早晚左氏以爲三年喪畢乃遷廟故僖三十三年左氏傳云烝嘗禘于廟杜服皆以爲三年禘祭乃遷此廟鄭則以爲練時則不禘而遷廟主故鄭注士虞禮以其班耐之下云練而遷廟又注鬯人廟用卣謂始禘時鄭必謂以練者以文二年作僖公主穀梁傳云於練焉壞廟之道易檐可也

言廟義卷三
三
改塗可也范甯曰親過高祖期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是鄭之所據

乾學案鄭氏士虞禮注凡祔已復於寢練而後遷廟其注立烏詩則曰君喪三年既畢歸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又與注禮言小異賈公彥遷就其辭故云鄭意除練時特禘三年喪畢更有此特禘之禮也左氏傳服注云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祭皆於廟焉自三年以前未得遷於廟而禘祭此言善矣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顧自周以後皆卒哭乃祔開元禮獨於練時行祔禮不可解也

萬斯同曰穀梁言練而作主壞廟鄭康成從之張橫渠黃勉齋亦從之杜元凱本賈服之說言遷廟在三年喪終而穀梁疏因之呂與叔亦謂既除喪然後主遷新廟眾言淆亂如此將何所適從愚謂論周家之禮當以周人之言為據穀梁子周人也以周人而言周制豈有謬乎遷廟之期儀禮載記無明文幸有此

傳可據則據此傳以斷周制自無可疑且桑主曰虞既用於虞祭之日則栗主曰練必用於練祭之時既作主則入廟矣豈有名之為練主而不用之於練祭者使其仍耐於祖廟則不必更作新主既已更作新主則必遷之於新廟可知矣不然何名為練主而又將何所置之乎說者謂練主雖入廟亦仍還祀於寢與虞主同是又不然虞主無入廟而還寢之理愚既常辨之矣練主亦豈有入廟而還寢之理儻果還祀於寢則是時王父已遷將廟有虛主矣昔者孔子言之曰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國君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爾孔子謂廟無虛主而諸儒乃欲使廟有虛主乎故言練主不入於新廟與言入廟復祀於正寢者皆顯背孔子之說者也夫孔子之言既如此穀梁之言又如彼則作主即以入廟而遷廟即在練時章章矣又何疑

乾學案遷廟當在三年吉禘之時辨見五十

二卷

喪大記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

事

疏練後漸輕故得自謀己國家事也

○婦人喪父母既練而歸

注歸謂歸夫家也

○大夫

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

疏謂庶子為大夫士練後各歸其宮也

練而歸○練而食菜果

注果瓜桃之屬

雜記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

注公館公宮之舍也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

間傳父母之喪期而小祥食菜果○期而小祥居堊室

寢有席

開元禮

三品以上喪

四品以下及庶人附

小祥祭○主人有司先制栗

主并跣匱等如喪主之禮

四品以下無

前一日之夕毀廬爲聖

室設蒲席周喪聖室者除之設地席陳練冠於次主人

及諸子俱沐浴櫛爪翦牢饌及器如卒哭之禮其日夙

興祝入燭先升自阼階入於室

四品以下無主人加整拂几筵以出

祝於靈座

之西更設喪主座東向祝奉喪主置於座訖祝出迎栗

主入置於舊靈座祝開匱奉出栗主置於座訖設几於

右乃出

四品以下無奉主儀

掌事者設罍洗篚於西階西南如初篚

實爵一巾一加冪設瓦甒二於靈座之左北墉下醴酒

在東冪用絺加勺南柄具饌於堂東祝與執罍罍者

先入立於罍罍篚之後內外衰服主人倚杖於階東俱

升就位

應拜者立

哭盡哀相者引降主人杖就次主婦以下各

就次主人及諸子除首經著練冠妻妾女子子除要經
周服者皆除之丈夫素服吉冠屨婦人素服吉屨相者
引主人及諸子倚杖如初內外俱升就位哭掌饌者以
饌升自東階入設於靈座前設訖掌饌者降自西階以
出相者引主人降自西階詣壘洗主人止哭盥手洗爵
相者引主人升自西階入詣酒罇所酌醴進跪奠於靈
座前俛伏興少退西面立祝持版進立於靈座之右北
面內外皆止哭祝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哀子某父
稱孤敢昭告于考某官封諡妣云妣夫歲月驚迫奄及小祥
攀慕永遠重增屠裂謹以潔牲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
其嘉蔬嘉薦醴齊四品以下謹以潔牲柔毛剛鬣嘉薦普淖明齊溲酒餘同祗薦祥事于考某
官封諡尚饗主人哭再拜內外應拜者皆再拜哭祝興
進跪奠版於靈座前興還罇所主人哭拜與祝相者引主人

就位哭盡哀內外各還次

主人依次立

祝闔戶與執罇鬯者降

出少頃祝與進饌者入開戶徹饌祝匱主闔戶以降其

喪主祝奉出埋之於廟門外之左

四品以下俱祝闔戶以降無匱主儀

自小祥

之後正朝夕之哭

哭無時哀至則哭

始食菜果飯素食飲水漿無

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又周而大祥

政和禮品官喪儀小祥○前一日之夕毀廬爲聖室設

蒲席周喪聖室者除之設地席陳練冠於次主人及諸

子俱沐浴櫛爪翦具饌如盛奠其日夙興祝先入室整

拂几筵以出內外衰服主人倚杖於階東俱升就位哭

盡哀贊者引主人杖就次主婦以下各就次主人及諸

子除首絰著練冠妻妾女子子除要絰周服者除之丈

夫素服吉冠履婦人素服吉履贊者引主人及諸子倚

杖如初內外俱升就位哭掌饌者以饌入升自東階設

如初贊者引主人盥手及奠酒如初就進立於靈座右
北面內外皆止哭祝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某月朔日辰
孤子某^{母曰}敢昭告于考某官封諡歲月驚迫奄及小祥
攀慕永遠重增屠裂謹以清酌庶羞祇薦祥事于考某
官封諡尚饗祝與主人拜退復位次引亞獻終獻如虞
祭之儀內外再拜哭盡哀贊者引主人杖降自西階就
次內外皆出少頃徹饌闔戶降出自小祥之後止朝夕
之哭哭無時^{哀至則哭}始食菜果飯素食

庶人禮小祥○前一日之夕毀廬爲聖室設蒲席陳練
冠於次主人及諸子俱沐浴具饌於堂東其日夙興祝
入整拂几筵以出內外衰服主人以下倚杖於階東俱
升就位哭盡哀贊者引主人杖就次主婦以下各就次
主人及諸子除首經著練冠妻妾女子子除要經周服

者除之丈夫素服吉巾屨婦人素服吉屨贊者引主人倚杖如初乃升內外俱升就位哭設饌如初贊者引主人盥手及奠酒如初祝進立於靈座右內外止哭祝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辰孤子某敢昭告于考某人之靈歲月驚迫奄及小祥攀慕永遠重增屠裂謹以清酌庶羞祇薦祥事于考某人之靈尚饗餘如虞祭之禮自小祥止朝夕之哭哭無時

哀至則哭

司馬氏書儀小祥○將及期年先以栗木爲祠版并跌皆如桑版之制考以紫囊妣以緋囊盛之各有藉褥貯於漆匣於十一月之末主人設香爐炷香卜筮日於影堂外西向先擇日於來月下旬卜筮之不吉次擇中旬不吉次擇上旬旣得吉日主人焚香於靈座前北向立祝執辭出於主人之左東向讀曰孝子某將以來月某

日祇薦常事于先考某官

妣言某封

占既得吉敢告既讀卷辭

懷之興復位主人再拜退

或不卜則從初忌日

小祥前一日主人及諸

子俱沐浴櫛髮翦爪眾丈夫灑埽滌濯主婦帥眾婦滌

釜鼎具祭饌如時祭

主人主婦縱不能親為亦須監視務極精潔

丈夫婦人各設次

於別所置練服於其中

禮既虞卒哭則有受服間傳期而小祥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今人無受服及練服小祥則

男子除首經及負版辟領蓋婦人截長裙不令曳地而已應服期者及小祥皆改吉服然猶盡其月不服金珠錦繡紅紫

執事者置卓

子設香爐酒盞注於靈座前置盥盆帨巾於靈座西南

別設座於靈座前卓子之右東向別置卓子於靈座東

南西向置栗版匣及筆硯墨於其上主人立於靈座前

北向使善書者西向立題栗版畢以蠟塗炙令入理刮

拭之復納於匣祝盥手奉桑版置於東向之座次奉栗

版置於靈座舊位出之藉以褥主人盥手焚香斟酒酌

之退少立祝執辭出讀曰年月日孝子某

開元禮小祥祝文猶稱孤哀子案士

虞禮耐祭已稱孝子故今從之

敢昭告于先考某官

妣言某氏

來日小祥栗主既成

伏唯尊靈捨舊從新是憑是依祝興主人再拜哭盡哀

明日夙興執事者設立酒一鉶酒一鉶刀子拭布酒盞

注於卓子上在東階之上西向設香卓子於靈前堂中

央置香爐香合香匙於其上裝灰餅設火爐湯餅火筋

於西階上對酒鉶設盥盆二於西階下

一盆有臺供親戚一盆供執事者

各有

悅東上乃具饌陳於堂門外之東質明主人倚杖於門

外

喪服小記虞杖不入於室耐杖不入於堂注然則練杖不入門明矣

入與期親各服其服坐立哭

於靈前如虞祭之位

若大功以下有來預祭者釋去華盛之服同序坐立亦如虞祭之位大祥禫準此

哭盡

哀主人及期親出就次易練服及吉服復入就位哭頃

之祝止哭者主人盥手焚香如虞祭帥眾丈夫設肉食

主婦帥眾婦女設麴食米食如卒哭執事者開酒主人

斟酌酒如虞祭祝執辭讀曰年月日孝子某敢昭告于

先考某官

妣云某封

日月不居奄及小祥夙興夜處小心畏忌

不惰其身哀慕不甯敢用柔毛嘉薦普淖明齊漶酒薦

此常事于先考某官

妣如前

尚饗祝興主人再拜退復位哭

止亞獻終獻闔門啟門復入就位皆如虞祭祝東向告

利成如卒哭祝斂栗版韜藉匣之置靈座主人以下哭

拜出就次執事者徹饌如虞祭祝取桑版匣帥執事者

徹東向坐埋桑主匣於屏處潔地

朱子家禮小祥

鄭氏云祥吉也

○期而小祥

自喪至此不計閏凡十三月古者卜日而祭今止用初忌以從

簡易大祥倣此

前期一日主人以下沐浴陳器具饌

主人帥眾丈夫灑埽滌濯主婦帥眾

婦女滌釜鼎具祭饌

設次陳練服

丈夫婦人各設次於別所置練服於其

他皆如卒哭之禮衰婦人截長裙不令曳地應服期者改吉服然猶盡其月

不服金珠錦繡紅紫唯為妻者猶服禪盡十五月而除

楊復曰案儀禮喪服記載衰負版辟領之制甚詳但有闕文不言衰負版辟領何時而除司馬公書儀云既練男子去首絰負版辟領衰故家禮據書儀云小祥去首絰負版辟領衰但禮經既練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帶家禮於婦人成服時並無婦人經帶之文此為疎略故既絰亦不言婦人除帶當以禮經為正

邱濬曰案家禮於設次陳練服下既曰男子以練服為冠而不言冠之制又曰去首經負版辟領衰而不言別有所著今考之韻書練漚熟絲也意其以練熟之布為冠服故謂之練焉古人因其所服遂以為小祥之冠雜記云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注謂三年練冠小祥之冠也則小祥別有冠明矣服問云三年之喪既練矣則服其功衰雜記亦云有父母之喪尚功衰注謂三年喪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故云功衰也則小祥別有衰明矣又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練緣葛腰帶繩屨注練衣中衣之承衰者也葛腰帶用葛為腰經也繩屨用麻繩為屨也又喪服小記曰練皆腰經杖繩屨今擬冠別為練其制繩武條屬右縫一如衰冠但用稍麤熟麻布為之其服制則上衰下裳一如大功衰服而布用稍麤熟麻布為之不用負版適衰腰經用葛為之麻屨用麻繩為之父杖用竹母杖用桐如故○又案溫公書儀謂今人無受服及練服小祥則男子除首經及負版辟領衰婦人長裙不令曳地蓋不復別有所製唯仍其舊而已冠上去首經服上去負版等三物婦人之服只截去長裙令不曳地噫古禮以小祥為練小祥而不製練服可乎故今擬為練服如古及擬婦人服制亦用稍麤熟麻布為之庶稱練之名云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祝出主主人以下入哭

皆如卒哭但主人倚杖於門外與期親各服其服而入乃出就次易服復

若已除服者來預祭亦釋去華盛之服皆哭盡哀止

入哭祝止

降神如卒哭

三獻

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哀慕不甯敢用潔

牲柔毛粢盛醴齊薦此常事尚饗

侑食

闔門

啟門

辭神

皆如卒哭之儀

止朝夕哭

唯朔望未除服者會哭

始食菜果